

# 澳華新文苑

第1277期(A)

## 丙午孟秋重遊布里斯本黃金海岸兩地

林煥良

異域飄蓬大半生，杖藜翁始有閑情。  
客來財旺黃金岸，門閉馬稀中國城。  
回首卅年彈指逝，動身兩埠探親行。  
挈儕故地重遊日，懷遠舉頭蟾月明。

林煥良速寫《布里斯星光賭場》



## 我為紅樓夢畫插圖 黃瑜

墨在紙上洇開前世，  
筆鋒遊走時，聽見了太虛幻境的鐘聲。  
每一根線條都從大觀園的風裡借來魂魄，  
讓我畫出那些從未真正離去的人。

瀟湘館的竹影在紙上顫動，  
那些細碎的葉子，每一片都在訴說。  
我用墨的深淺去觸摸，  
那藏在袖中的帕子上的淚痕。

蘅蕪苑的冷香在筆端凝結，  
牡丹花下的石頭，沉默如謎。  
我試著讓線條說出，  
那說不出口的端莊與矜持。

大觀園的亭臺樓閣在紙上緩緩生長，  
秋爽齋的棋局還在繼續，  
藕香榭的荷花開了又謝，  
而我手中的筆，像一根纖細的繩子，  
把那些散落的日子串在一起。

最後，當最後一筆乾涸，  
我看見那些人物從紙上走了下來，

他們笑著，哭著，鬧著，歎著，  
在我畫出的世界裡，  
終於完成了沒有完成的命運。

而我，只是一個提筆的人，  
在畫完最後一筆時，  
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畫裡，  
和他們一起，  
成為另一個不可言說的夢。



澳華畫家黃瑜

翻開《紅樓夢》，那大觀園裡的悲歡離合便如潮水般湧來。初讀時，只覺是一部才子佳人的纏綿故事，再讀時，才品出那字裡行間的人間況味。一部寫於兩百多年前的小說，為何至今仍能觸動我們的心弦？想來，是因為它寫盡了人性，寫透了人生。

你看那林黛玉，一生都在追尋一個“真”字。她不要虛假的客套，不要虛偽的奉承，連說話都帶著幾分尖刻。這在賈府那樣的大家族裡，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可正是這份真，讓她在觥籌交錯間顯得格外珍貴。而薛寶釵呢，圓融通達，

處處得體，卻終究活成了別人眼中的“完美”。她們都愛寶玉，一個愛得熱烈而絕望，一個愛得理智而隱忍。這何嘗不是我們每個人內心的兩種選擇？是做真實的自己，還是做別人眼中的好人？

大觀園裡最動人的，是那些青春年少的女兒們。她們的詩社，她們的歡笑，她們對未來的憧憬，都像春天裡盛開的花。可春天總是短暫的，當大觀園被抄檢，當姐妹們紛紛離散，我們才明白，任何美好的事物都難逃時間與命運的無情。探春遠嫁，迎春誤嫁，惜春出家，妙玉被劫，就連那個精明強幹的王

## · 布文詩三首 ·

### 寫一首詩悼念自己

五十歲過後，開始給自己料理後事  
我決定，在身體裡，播下詞語的種子  
用露水澆灌，等它長大後  
掙脫土壤  
在紙上寫下一生

我決定，用自產的語言  
寫一首詩悼念自己  
首先，寫上被時間磨損的痛  
它們漸漸成了，歲月的暈  
寫上愛與恨，榮與辱  
以及活著時，羞於啟齒的秘密  
行文可以高調，主語允許倒置  
這一生，過得太過拘謹  
請容我在詩中，放肆一回

再寫，我對人間的虧欠  
像一本帳簿被風翻亂，數字模糊  
拖著未付的利息  
我審判自己，在無人旁聽的法庭  
為半途而廢的野心辯護

替裸露的沙灘，尋找退潮後的出路

如果，有多餘的筆墨  
就寫幾句，描摹理想中的故園  
那裡國泰民安，山河無恙  
我的女人  
教孩子背誦我的詩句  
我帶著他們，丈量山河  
畢竟，世界遼闊  
而我的足跡太淺

既然，老去是將來時  
我決定，用現在時，以此刻為碑  
把自己寫進唐宋的雪中  
墨蹟清瘦，略帶體溫  
後人念起我  
如念一片雪，融化之時  
才發現我的個性

清晨，大地醒來，我也翻身坐起  
在雪中，舉起一個發芽的名詞  
它，沿著我的身體

### 回雁峰

他們說，  
雁至此而回我的雁  
才正要向南飛

那被風聲磨利的峰巒  
割得天空很疼  
所以滲出一抹殘陽

而我的雁  
以心臟為磁極  
穿透這亙古的謠言  
像一支墨色的箭  
它不回頭  
它把“回”字飛成了“ㄣ”字  
故鄉在下方  
含住了一粒啼鳴的種

攀上我的手腕  
在脈搏處，開出一朵蒲公英  
它是我的重生，在飛散前  
曾用拳頭，把風揉得變了形

### 給路過我的萬物命名

首先是風，它是折疊的信紙  
攤開時，抖落一些發黃的悼詞  
一朵鮮花正向我致意  
也看見野草，正拾起自己的影子  
露珠像你的眼睛，在葉脈裡重建天庭  
一想起你

就有花瓣從枝頭鬆手  
和美一起墜落的海  
還有我眼裡為你儲存的海  
和你一起離開的，還有我對生活的熱愛  
大地是否還記得，每粒塵埃的歸程  
此刻，我決定固執一回

給流浪的雲，命名驛站  
給沉默的礁石，命名海浪  
給未抵達的黎明，命名綻放  
給你沒有答案的轉身，命名為  
永恒

熙鳳，最終也不過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讀到這裡，怎能不讓人唏噓？

可《紅樓夢》並不只是讓人歎息。它也教會我們，在喧囂與繁華中保持清醒。賈母的慈愛，劉姥姥的樸實，鴛鴦的剛烈，平兒的善良，甚至那個看似不學無術的寶玉，骨子裡都有一份對真情的執著。他厭惡功名利祿，厭惡那些虛偽的禮教，只願與姐妹們守著那一方淨土。這份執著，在當今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大觀園中的一員。我們追求名利，卻又嚮往純粹；我們渴望真誠，卻又害怕受傷；我們懷念青春，卻又不得不面對成長。這種矛盾與掙紮，與書中的人物何其相似。當寶玉最終出家，留下的不僅是黛玉的眼淚，更是對塵世的一種深深眷戀與無奈。

《紅樓夢》的現實意義，大概就

在於它讓我們看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性中的愛與恨、喜與悲、追求與失落，都是相通的。它提醒我們，在追逐功名的路上，別忘了回頭看看自己的初心；在應對世俗的眼光時，別忘了保留內心的一份真誠。就像那首《好了歌》所唱的：“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功名之外，還有什麼

是真正值得珍惜的？

也許，當我們放下書卷，在喧囂的都市中行走時，偶爾想起大觀園裡的那個春天，那些歡歌笑語，那些淚水與歎息，便能從中獲得一絲慰藉與清醒。這便是經典的力量，它穿越時空，照進現實，讓我們在紛擾的人世間，依然能夠保持一顆純淨的心。



紅樓夢插圖選登（黃瑜畫）

## 我的“情人”變了 張華潔

當初在紐約廣場酒店旁的影院，看完讓·雅克阿諾的《情人》，我就想拍一部中國人眼裡的《情人》。

插一個小曲；看電影的時候，我旁邊緊挨著一個白人漂亮女子，當梁家輝露屁股的時候，她就笑著看我，雖然我屁股可能比梁公子的更圓潤。但這不好好看電影，老扭頭看我的樣子，也挺讓人難為情的。

後來，我陸續看了杜拉斯的幾部同時期的小說和相關的電影，也不斷構思西貢的情節影像。直到有機會去了湄公河和西貢，我這種感覺才越發強烈起來。我的確想拍一部自己的

《情人》，想了很久。

2011年我在湄公河上，想到《情人》中國導演版應該成型了。2012年，我請巴黎的朋友找到讓·雅克阿諾，得知他當初購買了五十年的《情人》原著改編權。

也就是說，如果我想拍原著改編的自己的《情人》，得到我七十歲以後了。

讓·雅克阿諾一定在籌備拍攝此片的當初，害怕一個中國導演對他進行挑戰。不然他幹嘛要買五十年的改編權呢？

他的預見性沒錯，我的《情人》並不需要跟他比，只是可能有另一個味道。

但後來我想通了。2011年

我在湄公河上那一刻，風、氣味、光線和水的晃動，其實已經在我心裡把這部電影“拍完”了。它不在膠片上，不在版權合同的條款裡，就在那一刻，那些斷斷續續的日子裡。改編權鎖得住銀幕，但鎖不住湄公河上的情愫在我心裡的模樣。

到了七十歲，我應該已經不想拍它了，因為在此之前，我一定拍出了幾部有飽滿情緒和豐富質地的電影。

那部心裡的《情人》，不必爭了，隨它去吧。

## 為時代的英靈招魂

### 《沉淪神州的血祭者》讀後

湯瑪斯

誰，若我呼喊，能聽見 這片大地深處沉睡的名字？

不是風—— 風已經吹過太多沒有墓碑的年代

於是我呼喚你們 林昭，帶著你血寫的詩稿歸來 張志新，請把被時代割去的聲音帶回 遇羅克，請仍以年輕的眼睛 注視那些替血統加冕的人間

還有你，劉賓雁 請從被掩埋的真實中起身 把苦難——交還給它本來的名字 你們是鬼魂？ 鬼魂屬於恐懼，屬於作惡者的夢

你們是火—— 火熄滅之後，仍把光留在灰燼之中

我知道，死亡那能使你們沉默 沉默是活著的人 他們開始習慣黑暗，並稱之為夜

所以，我以詩歌的名義請你們回來 不是接受鮮花與紀念， 也不是讓後人哭泣

我，請你們回來—— 質問我們： 你們所承受的一切 是否終於換來了一個敢於說話的人間？

啊，那遙遠而尚未來臨的中國！ 請不要用遺忘建造你的黎明。

讓林昭的血成為文字 讓張志新的聲音穿透鐵幕 讓遇羅克未完成的青春繼續生長 讓劉賓雁尋找真實的腳步永不停止 讓所有為自由死去的人知道 我們仍在路上

道路漫如黑夜 英靈們啊——請相信 活著的人，將替你們把光明 從死亡手中，完整地領回人間 尚饗！